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說罷北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  
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于終南山中泛之而去詩  
曰

一心辨道絕凡塵 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送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為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  
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裡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  
為玄妙觀這觀踞郡城之中為姑蘇之勝基址寬敞  
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  
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真武殿俗名祖師殿  
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遣將剖斷人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間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暈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臘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点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作箇好主顧若打得一隻壯狗皮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崇作耗求他書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箇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口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



來其崇立止有佃僑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蘸酬答已請過了清真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婿張皮雀之高僑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謝那僑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盪熱了我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僑公僑公曉得他是蹺蹩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熱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壺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眾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矯公道且省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啖喫得盤無餘骨酒盞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咕噪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望着拜神的鋪壇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眾道士齋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勸揮他矯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辯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總醒只得將表章



焚化了辭神謝將收拾道場弄到五更眾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告辭只見張皮雀在拜壇上跳將起來圍團一轉龍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矯公和眾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裏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矯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我道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響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眾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中果然落了一字却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奈短奈長僅作千金之子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耐字奈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嬌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



不敢不信一齊都求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為富不仁輕允出賣允入水絲出尼經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貨物值錢者總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與誣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為感你一狗之惠求寬至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字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  
心換人珠寶賴人質物雖然勢難吐退發心喜信變  
賣為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嗔或者  
收回雷印也未可知矯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  
說到收回雷印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  
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收  
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算本算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  
心下不以為然張皮在和眾道士辭別自去了矯公  
將此語閣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裡火起前度後廳  
燒作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



肯贖償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矯大戶一貧如洗  
有人知道張皮在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  
之張皮在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  
難行張皮在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在呵々大笑  
觸了天將之怒為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  
鸞皮在降筆自稱原是天上前元師慶緣已滿眾將  
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真武殿之靈異捨  
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為壯觀之助這假山  
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

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些神也有神

為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為一般有人家信了書  
 符召將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  
 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将錄援例納了  
 個令史就叅在本縣戶房為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  
 待人接物十分克己回役中甚是得合作不上三四  
 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  
 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  
 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



更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諢那門子也都  
 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  
 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關庫房  
 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  
 憑縣主隨意点的眾吏因見是個利數人人思想要  
 管屢縣主点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  
 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招關各吏  
 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叅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闖然雖  
 如此其權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  
 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叅役滿家道殷實不

設實這叫做官清私暗都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  
忝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拚送些東西與他自然  
送闖的若闖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闖不着  
却不空去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  
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  
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  
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的那裡去金滿道好兄弟  
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滿道  
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  
下金滿一頓喫酒一頓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色在我  
身上使你闖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虛拈  
闖怎麼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  
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  
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廨  
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  
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  
劉雲道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后再找  
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  
滿道阿哥送自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雲道既如此找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看  
饌二人杯來盞盡盡飲更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  
察聽了些風聲担了衆吏與劉雲說全其他是個新  
恭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作庫房這箇定然不成的  
你要開只管開少不得要當堂裏的恐怕連你也沒  
趣那時都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  
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  
不到之處便關上去難道就是他鬧着了這是落得  
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票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  
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麼朋友

不朋友薄情不薄情劉雲道愛不要與人爭只去與

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鬧着便好若不是你連  
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算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  
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  
急了此就是做庫房未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  
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作也罷不要鬧爭  
各人自去幹正事逐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  
怕不穩又去揭債與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  
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  
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耳話休煩絮到拈鬚



這日劉雲將應闈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  
公看了喚裡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  
子亂亂的摠作一堆然漫唱名取闈那捲闈傳迹的  
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招起扯開恰  
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闈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  
去的名單却送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  
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日  
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闈的時節已放  
下暗號金滿第一箇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衆  
人那知就裡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闈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忝尚  
不該闈庫况且錢糧干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  
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批結的縣  
王道既是新忝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更  
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王道更房既  
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闈着了方來  
稟話明、是個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作了主誰敢  
再道箇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王落得在鄉官面  
上作箇人情又且當堂闈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難

懷姑忌喪可奈何作好作款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  
戲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  
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  
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肯作惡人相看比前愈  
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停那  
裏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何把月不下  
雨作了箇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箇半荒鄉間人  
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  
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  
迅速不竟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餘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奉文帖下屬縣是夜知縣  
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救護舊例庫房  
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眾官金滿因與人相幫將銀  
教厨夫備下酒席自己却不敢離庫轉只對雲及門  
子在席上點管酒器支持諸事眾官不過拜表拜應  
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  
套鏡鼓吹一番細樂直到四更方散剛收拾得  
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  
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准的一夜眼也不合天  
明了查点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並不曾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  
落在那裏各處搜尋那裡見酒分毫着了急連聲叫  
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  
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  
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嘗有個  
影兒慌作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說得庫裡失  
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碎內中單喜歡得  
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昧說清話做鬼臉喜  
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裡金滿

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還未開口那為個令史在  
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  
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閱庫  
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報容喝道  
庫中是你執掌又沒別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  
將去闕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日且饒你的打限十日  
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叅究金滿氣悶悶的走出縣  
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  
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  
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為己私四定元寶  
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  
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賊盜時小子願出  
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一日三  
三日九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我通酒水金與  
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  
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  
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呀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  
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象私什



物知縣准了轉限金滿官庫又不曾趁時裝多東西  
今日早白地要賠這一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  
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還得一婢小  
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鬢似烏  
雲髮垂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菱蔻尚含香艷  
似夫桃初發蕊

金令史早昔愛如己女欲要把這婢子不出脫思想  
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  
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任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明首越想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悔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廝叫作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救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沽喫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取來就是金令史喝道誰要你的喫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太凡作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呼為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費在金家的自小極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又男故稱阿爹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佃棧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且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里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過東

西進來我次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到這小廝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這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料然生起盜心又想到這小廝平昔好酒凡為盜的都送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溜了口沒處來方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愛不狀終日買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到不是他口就要偷時或者溜我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筋終不狀放在錢櫃上零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還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床鋪搜檢一番便知分



曉又想到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狀寄頓在房中父母處怎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冷了他的心腸哦有計了聞得都城有個莫道人召將斷事吉凶如觀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到玉峰寺去請莫道人却說金令史舊鄰有個閩漢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真是

交了敗運幹這樣沒正經事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了認了晦氣罷休却又听了別人言語請什麼道人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哄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本錢去得不爽利又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裡面麼有這好酒好肉到把與秀童喫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有了這賊道的嘴嚼噪也可謝你一声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送玉峯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

的就把秀童通繆所言語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廝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死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放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腹內躊躇這話一發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佃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糲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却將隣家一個小學生附體莫道人做張作智步罡踏斗念咒書符小學生就弄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真聲



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迭  
志心通陳求判偷銀之賊天將搖首道不可說不可  
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去真盜姓名莫道人  
又將灵牌施設喝道

鬼神无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即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閩人吾當告汝其時這  
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  
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塞做一屋金滿  
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傍答應



天將叫道還有閩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都  
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  
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  
字喝道記着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  
叩頭嘿口祝告道金滿既養秀童已十餘年隱無偷  
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及刑究訊此非  
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  
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  
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為實狀更無疑矣  
去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

方醒問之一无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  
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阴捕拿賊為頭的  
張阴捕叫作張二哥当下叩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  
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阴捕  
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不  
紀推辞道未經到官难以吊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  
的豈不全意便道此事有我作主與列位无涉只要  
刑究拷上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  
少分毫張阴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即時  
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塵



中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打燈出縣來迎候家主繼  
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麻繩望頸上便套不由  
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裡來秀童却待開口被  
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  
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  
四錠尤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  
你交付我等你快上招了免喫痛苦秀童叫天叫地的  
哭將起來自告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吊拷秀童疼痛難

忍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  
私刑吊拷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  
了去時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  
盜吊打拶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体  
商議只有問王問鐵膝褲兩件未試問王問是腦箍  
上了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  
放於夾棍之內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  
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蘇者數次昏憤中承認  
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陰捕又要上鐵膝褲秀童忍痛  
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陰捕將板門抬秀童到於家  
中用粥湯捋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解裡來報信  
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  
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贓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  
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  
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  
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臥房卷開床脚看地下土  
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将鋤頭懸起起土尺  
餘並與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翻箱  
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回

月  
陰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谷道我實  
不曾為盜你個非刑吊拷務要我招認吾喫苦不過  
又不愁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賍物實  
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人今已  
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  
產完官暗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野道召將費錢愈加  
不棄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  
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  
唉唉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加慘然頃與秀童  
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倘在板門上



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喊知縣  
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忙差人喚金滿到來問道  
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  
人非刑吊拷金滿稟道小的破家完庫自然要緝訪  
此事討個明白有莫道人善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遍  
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  
了此奴更無影响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  
縣也曉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偽又被秀童  
的爹娘左稟右稟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腊月十八了  
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審但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金滿回家到抱着  
一個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當秀童的爹娘伏侍兒  
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  
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叨叨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捕盜知縣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把商  
議道我等如此縋吊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懸堂上  
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吊拷罪不能免  
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恭拜禱告夜  
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得又要破些慢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夜知縣把庫逐  
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已脫了千紀只有失  
盜事未結回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  
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昔  
相好的與不應尤其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携到庫  
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将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  
酌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  
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為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  
將厨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将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  
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喫我杯做個靈夢在  
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  
自回張二身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  
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裡替他們守庫悶  
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  
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踏他起來道銀子有了  
陳大壽將來放在厨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  
驚覺慌忙爬起來向厨櫃頂上摸個遍那里有什麼  
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  
胡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裡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葫蘆裡面如何不取張陰捕驚醒生在床鋪上聽更  
鼓恰好發擂爬起來推開窰子微、有光再向厨櫃  
上下看眇盡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  
却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  
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眾官拜牌賀節去文廟  
行者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鑰交還新庫  
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印張陰捕已是等  
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  
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齊、穿着公  
服同眾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近前

把他扯到旁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恭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與陳大壽名字整齊的忙了三日當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腹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真夢除是神道哄我金滿又想起前曾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沒向實話相告况夢中



之言怎便有准說罷去了一遍去了又過了兩日是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作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弟提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三盃即忙教嫂孀子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搖首那裏有陸門子道要贓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我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  
他没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稱  
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  
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箇把  
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  
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  
賣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作猜謎的語陸門  
子道我不是十分省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史即忙  
脫下帽子向髻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兜耳來遞  
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為信物送出賊來莫說



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該  
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作兄弟的發個利市  
陸有恩是己冠的門子就將兜耳挿於網巾之內教  
金阿叔且关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開了兩個  
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鉄鞋覓覓虛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  
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  
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有整多有人調戲他到  
也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母雙亡全虧着姐：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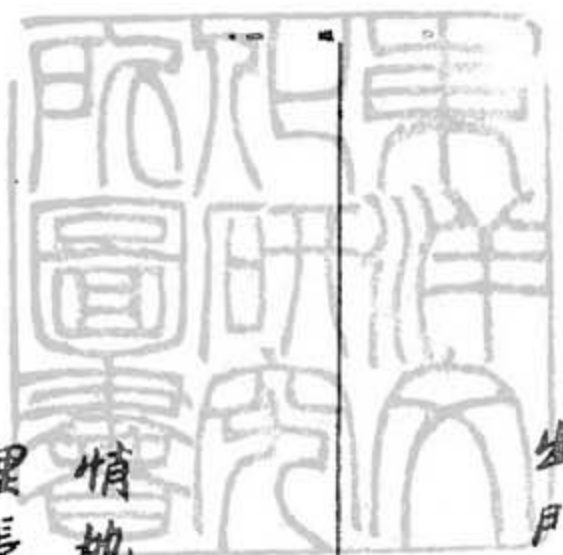
管一從姐姐死了跟着姐夫學不出好樣慣熟的  
是那乂字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關得間壁  
有斧作之聲初次也不以為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  
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將一片响陸門子回家就  
住了聲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  
做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  
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作  
出門往親戚家拜節却遠，站着等間壁關門之後



悄地回來藏在家裡果聽得間壁槌鑿之聲從壁縫  
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拿着  
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  
眼裡晚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鑿鑿什麼東  
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  
要敲斷打厨刀來用陸有恩暗想道不是那說兒是  
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充實當夜留在肚裏次日  
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金滿听了  
這庫話就回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  
有恩過宿明日初六起箇早又往張二哥家并拉了

四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陸明子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時。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糴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全相公今日起得好早。全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糴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全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全滿道：「如



今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盧家在船裡。胡舍還在岸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捕聽說一索。先把王溜兒扣住。溜兒道：「我將何罪。全滿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連買的酒糴米都寄在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米。唯備拿賊。這正是

閑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靠着欄干。眼盼一望。那胡美接表子下來。同樂却一眼。瞧見全令史。又見王溜兒頭上。蘇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詭異。也不顧鋪蓋。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眾人放開腳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眾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茶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里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眾人叫盧智高作眼看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眾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襖裡搜出一錠亮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鋪裡去吊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空在那里我教他且拿幾箇來用用他趁十五月餘這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因不敢出笏只敲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破衣服蓋着邊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全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盧智高道胡美幾遍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廝在裡面櫥中取燭燭打翻了蒜油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眾人得了口詞也就不帶去吊拷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遠動憚不得見拿着

了真脏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盜了銀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舖上要爬起來可憐那里掙扎得動眾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嗚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吊下眼淚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却同眾人到胡美家中打開鎖搜看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一錠沒边的元寶來當日眾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枉即將盧智高重責五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時一同



擬罪出個廣捕文書緝訪胡美務在必獲船戶王溜兜索婦劉丑姐原不知情且脏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二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贖補姑照給主贓例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每有不服正是

國正天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却說金令史領了兩個元寶回家就在銀匠舖裡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明子不失前言却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住胡美時還有奉謝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立限仰捕衙緝獲過了半  
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船從蘇州  
菱門過去忽見胡美在菱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攏  
船上叫道胡阿弟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  
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縣賣豆腐的老  
鬼應聲張胡美向盤肚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  
的一錠大銀對面做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縣過今  
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鬼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  
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  
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明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



尋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鬼只推沒有張四哥滿屋  
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  
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鬼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門  
子盜了官庫出來的大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  
務時引他出來這錠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  
你若藏匿我稟知縣王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鬼  
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  
處

上不更天

下不更地

縣得安穩

說出晦氣

那老兒和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作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櫥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一錠用完了—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罅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壽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撒在老兒櫃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莫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作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是累死了一人心  
中頗恹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  
全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王文英來說全滿想  
起闖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賣在眾人面上稟知  
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况原銀所失不  
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  
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做後來元寶一錠  
仍給還全滿領去全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哥  
張四哥因說起腐酒店老者始末眾人各、駭然方

知去年張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  
放在櫥頂土葫蘆內了葫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  
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櫥頂上搜出神明之語  
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牲牷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  
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况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  
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什麼好處酬  
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己之姓視如親子將美  
婢金杏許他為婚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為夫



婦金秀的父母俱各歡喜與言後來金滿與子家業  
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佃更缺人稱為小金令史  
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

詩云

疑人與用用無疑

耳畔休聽是與非

凡事要憑真實見

古今究竟有誰知

東洋研究會圖書印



南洋  
研究  
所  
圖書

上海圖書館藏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